

●在球桌上的周長生接球、殺球狠勁十足。



輪椅上的桌球精靈

~ 周長生

■周長生小檔案

撰文：黃邦平

生日：1961年8月6日

出生地：臺北縣瑞芳鎮

學歷：臺中市立育英國中

現職：焊接師傅

專長：桌球



運動成就：**1996年亞特蘭大殘障奧運會桌球銅牌**
1998年世界杯殘障桌球錦標賽金牌
1998年殘障亞運會桌球銅牌

TABLE TENNIS

一、前言

在三重市一處擠滿老舊公寓的巷道內，周長生一手握緊焊槍，一手控制著銅絲的位置，熟練的技巧三兩下像是武功高點穴般完成作業，再換上下一組；像這樣的動作，他一天要重複幾百遍，門外有車水馬龍的喧鬧，就算冷鋒來襲，他也只是身著薄衫，還要靠著積滿灰塵的老電風扇幫忙散去焊燒的熱氣，如果不是牆上一張放大的照片裡，他批著彩帶接受總統召見，恐怕很難想像這名熟練的工人，竟然曾經是殘障奧運會上奪下桌球雙料銀牌、風光一時的桌球國手。

周長生左腿不聽使喚，雖然他是殘障選手，可是比起不少人都還要樂觀，問他身體上的殘缺是否造成不便，他還會反問：「不方便？不會啊，我還有右腳呢！」

二、求學過程及運動經歷

少年波折不以為苦，

撐拐杖打羽球也嚇嚇叫

周長生小時候的記憶就是經常搬家，他出生在臺北縣的瑞芳鎮，長在臺中，國小換了三所，國中也念了兩間才畢業，印象中似乎是為了父親的工作才搬家，不過年少輕狂的他卻不曾把這些往事記在心中，

即便從3歲開始左腿漸漸出現病變殘疾，仍然是班上相當調皮的學生。

左腿殘疾的原因連自己都記不清楚，他記得媽媽說過，是因為小時候姊姊抱他卻不慎從樓上摔下來，摔傷了大腿，骨髓生長整個彎過來，結果左腿從大腿漸漸向側面抬起，隨著年齡增長越抬越高，小時候還可以用雙腿走路，到20歲時，左腿幾乎已經抬到九十度；因為家境因素他從沒看過醫生，自己也鬆達到根本本不想去探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因為即使在青春年少時，腿部的不便根本影響不了躍動的心靈。

周長生說，他從來沒有因為殘疾自卑過，因為他不是那種「會自卑」的人，他認為總是不太講話、內向的人才會自卑，可是他從小就活潑好動，不僅話多，還常常捉弄別人。

他形容自己讀書成績不好，從小就很調皮，和其他孩子一樣喜歡爬樹，也會在教室裡惡作劇地抽掉別人的椅子，看著同學跌倒哈哈大笑，打起躲避球來一樣帶著狠勁，打架的時候也不因為行動不便就要求「優待」。

國中畢業後，周長生到鄰居開的鐵工廠上班，學會了電焊、氣焊，每天下班後和其他工人一起喝酒，是他最主要的休閒娛樂，後來到臺北縣三重市落腳，當製鞋廠的刀模工人，都和桌球沒有任何一點關係。直到24歲，他接到家人一通電話，要他到石牌的振興復健中心接受治療。

周長生回憶，當時爸爸告訴他到那裡可以治好腿，講了很多他似懂非懂，只知道那是蔣夫人開的醫院，專門治小兒麻痺，去那裡有吃有住，還可以讀書，聽說開刀後腿就可以放下

●周長生到歐洲訪問時不少當地小朋友爭相索取簽名，衣服上清晰可見他的字跡。



來，家人也不太相信，當時已經20多歲了，自己對治病根本就抱不抱希望，只想到全部免費，姑且一試。

他回憶那一年多治療的過程，摻雜了很多快樂和痛苦，也為他帶來生命的轉捩點，在振興有活動室，不僅是病患在復健過程中最熱門的去處，在那裡他和桌球有了第一次接觸，緣起不過就是「愛玩」，大家起開把桌子搬出來玩。當時他最得意的還是羽毛球，在院裡病患和醫師各自組隊挑戰羽毛球，每隔幾個月就打上一輪，他連續率領病患拿下兩次冠軍，第三次打到冠亞軍之戰前，醫生排定他進行手術，還向球友開玩笑地宣布：「周長生已經被我宰了。」那次醫師隊終於奪回團體冠軍，不過，從此周長生在羽球場上沒有再展現輕巧的殺擊技巧。

他說，從國小就帶著羽球拍找人打球這些都不用人教，一條腿雖然不方便，他可以撐著拐杖跑，一手撐拐杖、另一手握球拍，還可以衝刺，釣到球就殺，「碰」一下往對手的眼睛、鼻子打過去對方就沒辦法還手，開刀後左腿是放下來了，可是不再像從前硬生生地固定在一定的位位置，要奔跑的時候左腿軟趴趴地甩來甩去讓他很不習慣，而且他也沒辦法再靈活地撐著拐杖奔跑。

三、運動成就

國手初登場，技驚四方

周長生第一次出國就讓人刮目相看，殘障桌球賽依照肢體殘廢與使用輔具的程度分為五級，那次在英國舉辦的公開賽中，對手實力都很接近，幾乎每場都打到第五局還難分難解，最後他包辦了個人賽、團體賽和不分級的公開賽三面金牌，風風光光前進1996年

●周長生參加2000年雪梨殘障奧運獲得團體及個人雙料銀牌，凱旋返國，獲陳水扁總統接見。



亞特蘭大殘障奧運，贏得銅牌，也是臺灣唯一一面金牌。

這張輪椅陪著周長生到現在，只有練習、比賽才派上用場，他說，習慣就好，現在進口鋁合金材質的專用輪椅太輕，而且要價四、五萬元，「比摩托車還貴」。

2000年雪梨殘障奧運，他再度入選國手，和林晏宏搭檔打團體賽，比賽採兩人五分制，兩隊爭取先得三場勝利，第一場比雙打，再各別一場單打，如果尚未分出勝負，接下來再一場雙打，最後雙方各挑一人再單打；他和林晏宏在冠亞軍賽對上實力堅強的南韓選手，雙方都還算順利，當雙方各贏兩場，最後一場由他出賽卻輸球，不過還是拿下我國在殘障奧運桌球的第一面銀牌，他不改愛開玩笑的個性說，團體賽先拿到銀牌心情就放鬆一半，因為已經拿到一百廿萬元獎金。

接下來個人賽中周長生更獲得幸運之神眷顧，一路過關斬將，又打進冠亞軍賽，最後又添一面個人銀牌。

TABLE TENNIS

周長生對團體賽裡自己挑大樑卻連輸了兩場單打有些過意不去，感覺得到搭檔嘴裡說沒關係，心裡卻有些失望，不過教練顯然很不滿意，馬上衝過來痛罵他一頓，還告訴他，單打能奪銀，是因為南韓隊涉嫌策略性放水，希望包辦冠軍，刻意讓實力較弱的他贏了第一場，想不到又輸了後續的比賽才讓他有機會奪牌；對自己成績喜出望外的周長生聽了半信半疑，看到教練又拿出比賽過程的錄影解說，好像真有這麼一回事，不過他還是不改「無厘頭」的個性，也沒時間享受奪牌的喜悅，趕忙拿著兩面銀牌往教練脖子上掛，逗教練開心，還拉著大家拍照留念。

這次比賽，中華殘障桌球隊創下歷來最好的成績，周長生說，領獎的時候還真有些想要喜極而泣的感覺，可是他知道自己不該掉下眼淚，因為現場實在太多人，再怎麼說，他也不願意在眾人面前落淚。

四、運動對人生的影響

成年才接觸桌球，一展身手

其實復健的過程很痛苦，手術後，還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像拉橡皮筋一樣硬生生地把筋拉開，到現在回想起來他不禁皺了眉頭，好像還感覺到那種疼痛，而且失去了可以得意好久的羽毛球。

不過他已經習慣適應困境，這點麻煩阻擋不了好動的個性，周長生偶爾也和病友打打桌球，只是以現在的標準來看，那時候真的打不好，只是復健過程中的休閒遊戲。

出院後，他參加了臺北市向陽桌球隊，那是由殘障球友組成的團體，向外聘請教練或是球館老闆指導技巧，也是臺北市殘障桌球訓練中心的前身，周長生

利用工作之餘每星期練球兩次，照他自己形容的應該是天賦吧，教練輕輕指點，他很快就捉住竅門，成績明顯進步，在有限的練習時間下，他也是打了快十年才進軍殘障奧運。

殘障桌球界每年有四項全國比賽，分別在臺北、臺中、臺南、高雄舉行，都列入國內積分，周長生形容他自己永遠都是第二名，因為另一位選手表現總比他他好一點，就是在臺中擔任法院書記官的林晏宏，也是後來出國比賽時，團體賽中最有默契、最好的搭檔，兩人球路一快一慢，他形容球桌上的林晏宏真的「很強」、「很穩」，真的「殺不死」，直到現在他依然甘拜下風。

周長生原本都是靠唯一能正常運作的右腿站著打桌球，成績雖然不錯，但在國內只能排名第二，殘障奧運選手選拔只選第一名出征，教練就建議他嘗試坐著輪椅打看看，好處是輪椅組跳兩名出國，機會比較大，他聽了教練的話特地買了一張比賽專用的輪椅，坐在輪椅上打桌球和他習慣靠一條腿跳著追球大不相同，慢慢他揣摩出鎖住一邊煞車的方式穩住重心，苦練了一年，終於晉身國手。

雪梨奧運讓周長生更上一層樓，他也難忘當時看臺上臺灣留學生瘋狂加油的熱情表現，留學生想盡辦法來帶國旗進場，化成服飾穿在身上，在中國隊抗議下，大會派人來關切，學生們就推說這是衣服，總不能脫光，最後大會也無可奈何，不過到了桌球賽閉幕式，看臺上的留學生卻哭了，事後他才知道，閉幕典禮中各國國旗和中華臺北的會旗同時在場內升起，偏偏我國的會旗升到一半卡住了，留學生還激動地抗議，大會堅持不能重來一遍，身在海外的留學生激昂

的愛國情感也讓周長生無法忘懷。

他說自己就是這樣習慣輕鬆面對一切，緊張的賽程背後他還不忘為別人取綽號，好友兼搭檔林晏宏的名字被他動手腳改成像是茶室坐檯小姐的藍名，面對實力堅強的南韓選手，靠他把對方名字叫成「真正勇」、「金針湯」立刻化解不少應戰時的緊張氣氛，他形容自己這樣的個性到了國際賽中面對世界級好手也不會怯場，有的隊友球技不輸他，卻總在面對比賽壓力時緊張到臉發白、手腳發抖，也影響了臨場表現，這或許是他在兩個殘障奧運奪牌的主因。

五、自我期許及建議

熱愛桌球，持續練習

除了在奧運代表隊曾接受黃振華教練嚴格格的指導，周長生到現在依然維持每週兩次晚上到「向陽」練球的習慣，假日偶爾在住處附近的球館活動活動筋骨，球技並未生疏，體力也沒有受年齡影響，只是他覺得長年征戰，球路早已被後進摸得一清二楚，任憑他再會變，也難逃被擠下排行的命運，還有很多為桌球瘋狂的新世代，天天都練球，像他這樣只能利用工作之餘練球的業餘球員，恐怕只能離奧運越來越遠，連國內的排名也有好幾位後起之秀超前。

周長生說，這樣也好，因為過去每次入選國手就要向公司請假一、兩個月，現在他的生活靠承攬按件計酬的焊接工作還過得去，少了一兩個月的工作，萬一又沒有得獎獎金，這段時間家裡的開銷就成了問題，想起生活的現實面，他形容比賽就當成「副業」，職裡不諱言獎金是很大的誘惑，可是對桌球的熱愛溢於言表，也不是用金錢可以相提並論。

過去的好搭檔和他一樣拿直板，自從他沒入選國手，老搭檔就只能搭配另一名持刀板的選手，照他看來，這對搭檔的默契比起以前他在的時候差得多，言下之意，恨不得自己再上戰場。

周長生有些感慨地說：「獎牌拿了這麼多，只缺一面奧運金牌。」

六、結語

在訪談過程中，周長生家門前不斷有嘈雜的車輛經過，他每天就是坐在大門旁的凳子上，一個接一個焊著銅質的零件，過去比賽的回憶對他來說分外甜蜜，只是連絕大部分的照片都因為家裡淹水未能保存下來。

周長生想等兒子年紀大一點再親自教兒子打桌球，他說，打好桌球不難，練個十年應該就可以了，說不定他的兒子將來可以幫他拿回一面奧運金牌，圓了老爸的夢。



●周長生到歐洲訪問時，主持人正在介紹這位來自臺灣的選手，是殘障奧運雙銀得主。